

水牛大學叢書

52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李亦園著

水牛出版社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水牛大學叢書52

著者：李 亦 園
發行人：彭 誠 晃
出版者：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
電話：3410275・3215644
郵政劃撥13932號
出版：中華民國73年7月30日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0628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自序

我多年來一直希望能寫出一本通俗的人類學讀本，以便向一般讀者介紹人類學的一些基本觀念，以及說明人類學的研究如何可貢獻於現代社會生活。八年前，我曾經把過去寫的九篇文章集成一書，並用「文化與行爲」的書名在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中出版。「文化與行爲」一書雖然到現在已銷售了四版，但是朋友們仍然覺得它不够通俗，而且偏重於人類學中一部份理論的說明，未能顧及其他各面；我自己也覺得與我所希望的通俗人類學讀本的理想距離很遠，所以心中始終念念不忘於這件事。本書的出版雖未能說完全達到我當初的想法，但無論如何總算能向朋友們和自己有所交代了。

本書共收十四篇文章，其中第二篇「人類學與現代社會」是專為本書而寫，所以也就用篇名

作爲書名。第二篇「人類學與人口問題」、第十篇「與學文學的人談文化」兩篇都是未經發表的近作。其他十一篇則都是先後在各期刊雜誌發表過的，因爲大部份都與本書的主題符合，所以收集一起編印。在這十一篇舊作中，只有一篇——「科學研究與種族偏見」是民國六十年以前發表的，其他的各篇都是發表於六十年以後，所以都可代表我最近這五年來的想法。

本書的出版承多位朋友們的鼓勵與幫助，至爲感激。朱維蘋小姐代爲設計封面，一併致謝

李 亦 園

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廿二日

於中央研究院

增訂再版序言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一書初版係編集我自民國六十年至六十三年底之四年間一些較通俗的人類學作品而成，因為大部份文章在闡述人類學與現代社會諸般現象的關係，所以就用「人類學與現代社會」為書名，由牧童出版社於民國六十四年初在臺北出版，其間又曾於民國六十五年及六十八年重印了兩次。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自六十四年初出版以來，已歷經九年多的時間，在這近十年的期間中，人類學研究的方向已有相當大的改變，特別是有關現代社會問題的探討，或者是說有關人類學的應用研究方面，更由於現代社會的快速變動，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新的領域不斷地擴大，新

的觀念也不斷地形成，而本書初版第二章「人類學與現代社會」，所列的七項人類學知識應用於現代社會問題的範疇，已不足說明其全域，因此亟待補充擴大。在另外一方面，本書的出版者牧童出版社已轉移產權，不再重印本書，而我個人在今年春節期間一次特別的機緣中碰到水牛出版社彭誠晃社長，承他好意提出增訂再版本書的想法，我也就欣然接受這一建議。

增訂版的本書，除去保留原有的十四篇文章中的十三篇外，增加了七篇我最近期而未收錄在其他集子的一般性論文，計有「宗教人類學的實用性」、「從人類學觀點看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以人爲中心的文化發展」、「當前青年次文化的觀察」、「科學發展的文化因素探討」、「近代中國家庭的變遷」、「人類學系列序言」等。在數量上約佔原書的一半，也就是說新訂版較初版書在篇數與頁數上都增加了二分之一譜，而在年代上則代表自民國七十年底至七十三年初之三年間的發展。

增訂版新增加的七篇文章中，前面六篇分別代表說明人類學對宗教現象、經濟發展與生態維持、文化發展、青年文化、科學發展以及家庭變遷各方面所能提供貢獻之處，因此在某一程度上補充了前面所說初版所述有關人類學應用領域之不足，但是在現代應用人類學的廣闊範圍之中，仍然有若干項目未能兼顧，例如公共政策、觀光旅遊、資訊傳播以及貧窮問題等等，都因我個人較少涉獵，未有專文論及，也就只好從缺，留待將來再謀補救。至於「人類學系列序言」一文的

收錄於此，則是因爲這篇序言對人類學理論的源流以及其在我國發展的一些現象作了探討，可以用來補足首篇有關「人類學領域」的說明，所以一併收錄以供興趣於人類學的業餘讀者之參考。本書增訂版出版之時，適逢家慈林朝素女士八十五壽誕，謹以本書遙爲祝慶。

李亦園寫於南港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廿六日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增訂再版目次

自序	一
增訂再版序言	一
壹、人類學的領域	一
貳、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九
一、與異民族相處之道	一〇
二、文化模式與國民性研究	一五
三、人類學與公共衛生	二三
四、技術變遷與經濟發展	三一
五、工業人類學	四〇

六、教育人類學·····	四三
七、人類學與人類前途·····	四七
八、宗教人類學的實用性·····	五七
九、從人類學觀點看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	六七
十、以人為中心的文化發展·····	七九
十一、當前青年次文化的觀察·····	八七
十二、科學發展的文化因素探討·····	一〇五
十三、近代中國家庭的變遷·····	一二七
十四、人類學與人口問題·····	一五九
一、文化人類學與人口研究·····	一五九
二、早期人類的人口歷程·····	一六二
三、文化模式以人口歷程·····	一七〇
四、文化因素與生殖行為·····	一七九
五、家庭計劃與文化背景·····	一八九
十五、人類學與史學·····	一九九

拾壹、人類學系列序言	一二三
拾貳、人類學的價值研究	一二九
拾叁、從人類學看文化復興運動	一三五
拾肆、文化變遷與現代生活	一四一
一、現代生活的特色	一四一
二、文化變遷與社會、個人的調適	一四四
三、計劃的變遷與現代生活	一四九
拾伍、科學研究與種族偏見	一五三
拾陸、從麼些族的情死谷說起	一六三
拾柒、與學文學的人談文化	一七一
拾捌、少數民族與精神健康	一八七
拾玖、菊花與劍中譯本序	一九三
貳拾、廿年來我國人類學的發展與展望	一九七

壹、人類學的領域

人類學 (Anthropology) 顧名思義是研究人的科學 (The science of man)，其研究的範圍包括「人」本身及其所創造的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人包括遠古的人及現代的人；人類學研究的文化包括遠古的文化及現代的文化，也包括「原始人」的文化及「文明人」的文化、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人的文化（註一）。人類學既然是研究人的身體——研究它如何從人猿的共祖進化爲現代人，以及研究人類如何適應不同的環境而形成種族的差異，所以人類學是生物科學的一支。但是人類學也研究人類的文化——研究人類的思想、語言藝術等等，所以人類學又是屬於人文學 (humanities) 的一支。可是研究人類文化的文化人類學家又常把人類看作是社會動物，而比較在不同社會中人類的不同生活方式，從這立場看，人類學又是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 的一種。

晚近，很多人類學家認為他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瞭解文化如何塑模人類的行為，因此他們認為人類學又應是行為科學 (behavioral sciences) 的一門基本科學 (註二)。人類學的屬性既然是這樣複雜，其研究範圍是這樣龐大，所以人類學經常被其他科學家批評是一種「籠統性」的科學，而不同分支的人類學家之間經常也是意見分歧、方法雜陳。可是從另一角度看，就是因為它具有這種不同的屬性，所以使人類學對人類本身及其文化的研究較其他科學更有全貌性 (holistic) 和透視性 (perspective)。

早期的人類學家受到生物學的影響較深，他們研究的趨勢着重於尋找人類及其文化如何從其原型進化到高級的階段的證據，所以在人類學的各支中，體質人類學 (physical anthropology)、考古學 (archaeology)，甚至於語言學 (linguistics) 都是發展較早的學科，而文化人類學 (cultural anthropology) 或社會人類學 (social anthropology) 則是較後的發展。實際上現代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的在科學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確是要等到進化論思潮的逐漸沖淡，而尋求文化原型之趨勢被研究行為與習俗如何真實存在於現存社會的潮流所代替時才形成。人類學家認為行為都具有一定的模式，不同社會的人各具不同的行為模式 (pattern)。若干人類學家把行為模式看作是由許多風俗習慣所形成的，有些人類學家則把它看作是由許多人際關係所組成的，前者被稱為是文化人類學家，後者則被稱為是社會人類學家。但是不管是文化人類學家或社

會人類學家，他們所能觀察的都是行爲，而他們所追尋的則同是行爲模式的法則。文化或社會人類學家爲了要尋找人類共通的行爲法則，所以把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管是原始或文明，都把他們放在同一層次上作比較分析，這種不具偏見的觀點，却又是體質人類學家在研究「人」時所提示的，這也就是前面所說的人類學具有全貌性和透視性的一個表現。

文化人類學家在比較各民族的文化時，他們注意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形成的，既已形成的生活方式又是如何傳遞給下一代的；不同民族如何組成不同的人羣關係以避免發生衝突，以及他們如何產生超自然的觀念以消彌心理的憂慮等等。從這些不同民族行爲模式的比較研究中，人類學家體認到每一民族的文化各自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在我們自己的文化系統之外，世界上還有數不清的其他文化系統；我們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最好的，他人的文化也不一定是最壞的。這種體認在自己的文化之外仍有他文化的存在，在自己的種族之外仍有他種族存在的觀念，又是人類學對人類作全貌性和透視性瞭解的另一表現，這也是人類學家對人類社會最重要的貢獻，也是人類學在其他社會科學或行爲科學中所具的特色。現代人類學家大都承認他們共同的目標，就是像 Ina C. Brown 的著作標題及內容所示：是要瞭解他人的文化（Understanding other cultures）（註三），同時也只有瞭解他人的文化之後，才能像另一位人類學家 Wendell H. Oswalt 的小書標題及內容所示：瞭解我們自己的文化（Understanding our culture）（註四）。

人類學家只有藉這種如吾國成語所說的「知彼知己」的方法才能做到瞭解「人」的文化。

由此可見，人類學家之興趣於原始民族的研究，並不僅僅是由於歷史傳統的緣故，而是有其理論及方法上的原因。人類學家一向被批評只注重原始的、簡單的文化系統的研究，而不注意文明社會的探討。其實這種批評是對人類學家有所誤解的。首先可說明的是人類學家由於歷史傳統的緣故，爲了尋找人類文化進化系列上的最初階段，所以着重於初民文化的研究，但是除此之外，研究初民另有方法和理論上的原因。在方法上，因爲初民的文化較爲簡單，以之作爲模型加以研究，則對文化機體與結構內容的作用較易於瞭解；在理論上則只有把初民文化包括在文化研究的範疇內，我們才能儘可能地把人類行爲差異的幅度放到最大的範圍。何況，現代的人類學家，已不把他們研究的範圍僅限於初民或原始的文化，相反的，有不少的人類學家早已把他們研究的目標指向複雜的工業社會或文明古國了。著名的法國人類學家 Lévi-Strauss 曾經建議，人類學家在以文化的差異性作爲他們研究的重心時，實際上不僅僅是要讓西方的人類學家來研究非西方或原始民族的文化，同時也應該讓非西方的及原始民族的人類學家來研究西方的文化（註五）。Lévi-Strauss 這一句話可以說道盡了人類學家研究文化的最高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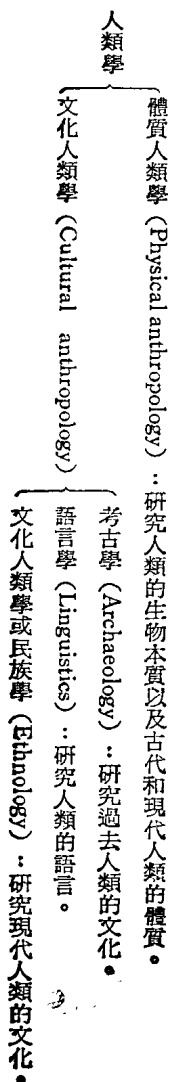
人類學家研究的範圍既然是如此龐雜，其抱負又是如此遠大，在這種情形下，如要做到不被其他學科的人看作是籠統性的科學，最主要的事應該是注意其研究方法的改進。如前節所說的，

人類學家習於研究原始民族：他們慣於一個人在荒遠的部落或僻靜的村莊中從事工作；他們參與到小村裡每一家庭的生活之中，從而觀察其生活的各面。由此，人類學家經常能極為詳盡地描述其研究對象的一切，甚至於他們生活最私秘的部份。無疑的，這種被稱為參與觀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方法用在研究小村落時確是最有效的工具，可是，人類學家的目的是研究全人類的文化，包括原始的和文明的文化，因此在遇到較複雜的文明社會時，這種參與觀察的方法便受到很大的限制。這是很實在的情形，人類學家的研究方法除去被批評只適於較小社群的研究而不能用之於複雜社會之外，最常受到指責的是他們不喜歡用量化的方式來說明或分析所搜集的材料，所以這些材料不容易與其他地區所得的材料作比較，同時也不能為其他行為科學家們用來作進一步的分析。此外，人類學家又常被批評認為他們在證明假設甚而建立理論時，都不免失之於缺乏嚴格的處理方法，他們不但不能對若干變數作有效的控制，甚且分不清楚何者是自變數何者是依變數。對於這些批評，人類學家應該虛心接受；人類學家應該在方法論上力爭上游，應該多與其他行為科學家接觸，借用他們有效的研究工具，採用他們高信度的研究方法以為己用。但這並不是說，人類學家要放棄自己學科的特色，完全變成其他行為科學的一部份。相反的，人類學家一方面應該採用其他行為科學的方法，一方面却又應該保有其學科的傳統特色，這種特色就是從文化的觀點來瞭解人的行為。不同的文化對行為的塑造有很大的差異，人類學家之有異於其他

行爲科學，就是他們能够跳出自己文化的囿範，從客觀的立場來看其他的文化。在種族紛爭文化偏見愈演愈烈的今日，要維持世界的和平與安寧，首要的事就是要以客觀平等的態度去瞭解他人的文化，因此，人類學的知識不應該僅限於學院式的高深研究，實際上早應推廣到各級學校和一般大衆之中去了！

〔附註〕：

(註一) 人類學的分科及其研究範圍如下：



(註二) 人類學在科學體系中的地位如下圖：

(註三) Ina C. Brown, *Understanding Other Cultures*, 1963,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註四) Wendell H. Oswalt, *Understanding Our Culture*, 197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註五) Claude Lévi-Strauss, *Anthropology, Its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Current Anthropology* April, 1966.

——原載「文化人類學選讀」，民國六十三年底改寫

壹、人類學的領域

